

文学格局与作家选择

■ 周政保 著 ■ 江西人民出版社

文学格局与作家选择

文学格局与作家选择

文学格局与作家选择

WENXUEGEJUYUZHUAJIA XUANZE

WENXUEGEJUYUZHUAJIA XUANZE

WENXUEGEJUYUZHUAJIA XUANZE

BE48/16

I0
360
2

文学格局与作家选择

● 周政保 著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50

文学格局与作家选择

周政保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18万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10—00366—5 /I·183 定价: 2.30 元

目 录

文学观念与生活观念（代自序）.....	（ 1 ）
文学理论的活力.....	（ 8 ）
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	（ 13 ）
生活的思考在创作中的地位.....	（ 22 ）
历史：文学的对象与契机.....	（ 26 ）
重新发现生活的奥秘.....	（ 30 ）
感悟生活与寻找文学.....	（ 38 ）
文学创造的人格力量.....	（ 47 ）
关于小说的人物描写.....	（ 53 ）
关于小说的性格刻画.....	（ 61 ）
文学——创造的苦役.....	（ 68 ）
自省：审视生活的眼光与观念.....	（ 77 ）
“双语”作家的创造优势.....	（ 86 ）
军事题材小说的审美价值.....	（ 100 ）
寓意超越性与文学创造的命运.....	（ 111 ）

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危机感·····	(125)
“介入”与“体验”·····	(137)
现代报告文学的审美理想·····	(148)
寓意性：小说艺术的核心因素·····	(155)
一座层叠着思考与回忆的“老桥”·····	(162)
《沉默的冰山》的悲壮感·····	(168)
浸泡在心理波流中的现实描写·····	(175)
《胡杨泪》的现实性·····	(180)
以自己的灵魂抚摸生活·····	(186)
她真诚地抒写着人生·····	(192)
心火：人生的驱力·····	(198)
军旅诗：战争与人·····	(204)
中国西部诗歌的美学精神·····	(214)
超越：从哪儿超越？可能性？·····	(223)
诗界的狂热与冷静·····	(235)
诗界的“共存意识”·····	(240)
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现与提供（后记之一）·····	(245)
最后的几句话（后记之二）·····	(249)

文学观念与生活观念（代自序）

周政保

我越来越感到，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人都不是自由的人，而且永远如此。人的思维、人的行为、人的自认为自由的文学实践活动，都不可能是自由的——冥冥之中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制约与支配着你，于是你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或许，这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而文学批评也只能受制于这种规律：人们常说，生活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而文学批评也逃脱不了这种无可奈何的命运。文学批评的选择仅仅是局部的，就如真理具有相应的面积规范一样，而别无选择——即受制于某种无形力量的现实，则是永恒的、真正富有真理性的。

——文学批评的实践已使我深深地意识到了我们这一领域所处的难堪局面，但这种局面对于每一个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人来说，同样，具备某种积极的意味，因为它可能导致高度的自觉，而不是悲观或无所作为。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具体方式，当然具有自身的审美目的性，因而它必然地在自身目的的实现过程中显现一系列的诸如“文学批评是什么”的理论因果因素——这就是文学批评自身的某种观念。不言而喻，这种观念具有重大的实践意

义，但另一方面，这种可以被称为“文学批评观念”的意识或潜意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那种无形的沉积于人性之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统辖或影响。就文学批评家而言，这种无形的社会性力量不是别的，就是已经转化为批评家个性的文学观念与生活观念。这至少是我的体验：因为我无论怎样挣扎，也无论怎样力图实现所谓的“超脱”或“客观”，可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在由自己划定的圈子里漫步，而这个圈子就是我的文学观念与生活观念。诚然，我的那些不可能被描述清楚的文学观念与生活观念的生成，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但它无论如何不是先验的、不是与我的生命一起诞生的，这里用得着一句印第安人的谚语：

开天辟地时，主神赐给每个人一杯土，众人便从杯子中吮吸他们的生命。

我就是这样从装着“土”的“杯子”中获得自己的生命过程、获得我的文学观念与生活观念，也获得我的文学批评的那么一点儿小小的可能——于是我也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因为我已经从那“杯子”中吮吸了自己的生命，我永远离不开自己的文学观念与生活观念：倘若想要实现一点儿变化，那也只能从我的文学观念与生活观念的被允许在一定范围中的变化开始；其实，我面对的还是那只“主神”赐给的“杯子”，尽管这只“杯子”可以变得丰富而博大一些——但它仍然在地球上：虽能体现地球，但无法代表地球。个人总是一种局限，所以谁也不能轻率地标榜自己是真理——这是文学界、也是批评界的永远的现实。

批评即选择，记得是一位日本的文学评论家表达过这一意思，当然这样概括也只能呈示一种侧面的真理性，因为我们也可以说，批评即感受、批评即领悟、批评即判断、批评即理论、批评即表现自我……这些说法也不能认为是不可靠的，但无论怎样说，当一个批评家面对作品、作家创作与种种包括文学史在内的文学现象的时候，他总要表达属于他自己的见解与主张，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他所表达的这些见解与主张是怎样产生的呢？其内在尺度或衡量标准是什么呢？我想每一个文学批评家一时都难以诉说清楚——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无疑要依仗一门新的学科的诞生：那就是“文学批评心理学”，而这门学科的艰巨性要比一般的文学创作心理学更大一些（顺便说一句，现今的不少所谓的创作心理学总带有某种伪科学的色彩，因为它的许多关键性部分大都是假设与推测、甚至是臆想的结果）。因此我在这里只想说：对一个具体的批评家来说，当他接触及试图判断某些作品、某些作家创作、某些值得引起重视的文学现象的时候，实际上在他的审视目光背后存在着一些观念的参照系统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作用，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的文学观念与生活观念。这一点我想是可以肯定的，也可以运用可靠的普通心理学而作出可靠的阐释与论证。

所谓“文学观念”，就是关于“文学是什么”的几乎可以囊括一切已被个性认可的文学知识的总体看法，或者说，不管是否被意识到，文学总是以一种特定的属于个性的模样时隐时现在一切从事文学的人的心目中：什么才是文学？文学应该是怎样的？……这些观念性的东西往往成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具体判断尺度，当然判断也是一个过程，其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心领神会的感悟与逻辑梳理——而不是一种简单的、从概念出发的粗俗丈量。在一个批评家的文学观念中，最重要的常常还

不是艺术方式的选择，因为艺术方式具有一种相对的独立与自由的特性，而且从根本上说，方式是对于作品的表现内涵或传达意蕴的自然而然的适应。无论是作家创作的批评，还是种种文学现象的批评，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于具体作品的批评，因此作品批评是文学批评的基础——没有具体的作品批评（是不是转换为文字的方式倒是无关紧要的），也就不存在我们所说的文学批评。而作品批评的衡量的集聚点究竟在哪里呢？或许也主要在于我上面所提到的作品的表现内涵与传达意蕴方面。当我们阅读那些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理由”时，也一定感觉到了这一点。例如，聂鲁达的获奖理由就是：“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 命运 和 梦想。”而埃利蒂斯获奖理由则是：“他的诗以希腊传统为背景，用感觉的力量和理智的敏锐，描写现代人为自由和创新而奋斗。”无论这些评价是否完美或确切，其衡量尺度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文学的表现内涵与传达意蕴却是毫无疑问的。而我们领略到的文学事实也是：凡离开了文学的表现内涵与传达意蕴而侈谈所谓的文学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是片面或极端的——实际上应该说，“纯粹的形式”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一种非哲学的虚幻性臆想。所以在我看来，文学观念的基本内容就是一些关于作品及其审美创造现象的表现内涵与传达意蕴的观念，当然文学的形式问题也必然构成文学观念的有机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但它仅仅是一部分或一个方面而已。可以说，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依据，主要来源于对作品及其审美创造现象的感受、领悟与判断，但作为衡量的尺度、即那种无形的审视标准，则在于评析与发现这些作品与一系列文学创造事实是否以新的表现内涵与传达意蕴为文学世界提供了丰

富与发展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的充满创造精神的艺术实现，或者说，是否以新的方式呈示了新的表现内涵与新的传达意蕴。我的这种作为文学批评见解的文学观念，或许有点儿古老与富有传统性，但我想，既然批评的对象仍然是文学，那这种见解还不可能因古老或传统性而成为谬误。诚然，文学批评并不是划一的，而其间的差别虽则表现在关于文学是什么的理解、以及各种理解之后的深浅、审视角度与涉及学科领域的不同诸方面，但这些方面都可能归趋于作品及其审美创造现象的表现内涵与传达意蕴——即这一点仍然是一致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学观念都不能不讲求文学应该或怎样表现一些什么、传达一些什么、追寻一些什么。

我想，文学批评的内在制约逻辑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是文学批评观念的支配，而批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评家对于文学的理解——理解就是一种观念，当然一般的文学观念不仅影响批评观念的形成与变化，而且将始终作用于批评家的全部批评活动。这并不复杂，但其中还将产生这样的疑问，那一个批评的文学观念是怎样形成或怎样变化的呢？我以为，除了文学传统的承接与革新、以及新的文学事实与新的文学知识的学习及发展之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在动力就是批评家的生活观念问题。文学批评家总是面对两个世界，一是文学世界，一是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可能想象只存在一个世界。我们经常谈论文学的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而这两种“真实”无疑都与现实的生活世界相关，或者说都将涉及到批评家的生活观念问题，譬如“真实”的判断，就是一种生活理解的呈显。因生活观念的不同而导致文学理解的不同、即文学观念的差别性，实在是一个无须论证的事实！当我们在衡量或判断作品与种种文学

现象的时候，其中的制约力量决不仅仅止于文学观念——甚至在某些时候，文学观念还可能让位于生活观念的巨大作用，尽管这种状况并不正常，但在文学领域早已屡见不鲜：我们在讨论某些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时，实际上并不局限于文学的讨论，往往更倾向于生活观念的争论不休。小说家们因生活观念的不同而造就不同的小说，文学批评家也可能因不同的生活观念而对同一文学作品作出不同的观照与评析、甚至引申出不同的判断结论与理性升华——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诗不仅仅是诗，小说不仅仅是小说，而文学批评也不仅仅是文学的批评：文学批评的审视目光背后总是藏匿着文学观念与生活观念的博大参照系统，而这两个系统又互相影响与互相牵动着，无论那一方面的贫乏都可能导致文学批评的畸形。所以我总觉得，文学界或文学批评界仅仅强调文学观念或批评观念的更新，并不一定是一种更新“自我”的全面方式：生活观念不更新、不进步、不去谋求与寻找更充分的当代性，那文学的任何方面的更新都可能是海市蜃楼式的，这就如我们在论析与评价乡土文学或寻根文学或城市文学或军旅文学的时候，无论怎样注重文本批评或形式批评，但只要忽略了批评家自身的生活观念问题，那就可能使批评成为一种虚谈——实际上，一切文学形式的产生或变化，也都与生活、以及作家的生活观念相关，只是人们难以说清楚罢了。

不言而喻，关于文学批评过程中的文学观念和生活观念的问题，我也试图说清而终于说不清，但有一点我想是比较明白的，那就是——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假如都是一种自觉的或自然的选择的话，那这种选择都与“自我”的文学观念与生活观念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这种选择都不是充

分自由的：也因为意识到了这种不自由，才可能走向比较充分的自由。

——这就是我的一点体会，也是我的一点驱动力，一点不断驱使自己学习文学与学习生活的精神依赖。

1987年12月末乌鲁木齐

文学理论的活力

这几年的文学理论的发展，终于出现了令人眩目、令人欣喜、令人百感交集的转机。新的文学观念，新的理论描述，新的假设，新的推导，新的见解，新的概念，新的建构与新的体系，乃至新的方法与途径，不断地呈示在文学界的面前。这无疑是我们的文学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然而其中也不可否认地存在着一些令人感到忧虑的因素——那就是当前的文学理论还缺乏一种更新鲜、更具备规模的突破能力，一种更活跃，更切合实际的生命机制。或者说，理论与实践总有一些隔膜，还跟不上日新月异的创作现实，它还不如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批评那样具有主动性，因而当理论试图涵盖文学潮流的时候，往往显得偏颇或无力。

我认为，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理论。理论不是或不仅仅是个人思维的产物，而是一个时代文化发展及哲学思想的结晶。文学理论也是如此。文学理论是一种文学实践活动的抽象，真正体现了文学规律的理论，自然会具有某种超越历史进程与时代发展的思想力量，但它也具有某种无法超越历史进程与时代发展的自身特色，这是时代的制约性。这说明理论自有理论自

身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以及决定这种推动力的各个方面的思想材料。

在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是值得理论家引起注意的：一是对已有文学理论的把握，二是对文学现实、特别是新的文学现象的接触，三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我想，这三个方面是文学理论所赖以发展的内在推动力的总和，也是理论家的思想材料的发生地。不管理论家是否意识到，他的全部理论思维都是建立于这三个方面所构成的土地上的——如果缺少了那一方面，那他的理论就可能产生倾斜：或肤浅，或陈旧，或苍白无力，或缺乏特色，或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前失去阐释的涵盖力量，或如文学界常常埋怨的那样——落伍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急剧发展。诚然，文学理论的突进归根结蒂取决于理论家的文学素质及其主观能动性，但无论素质还是主观能动性，都离不开我上面所说的三个方面的积累与总结。

理论界是比较讲究“学问”的，但“学问”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对已有理论与已有文学现象的某种梳理、积聚与把握吗？我想是不能作这样的简单理解的。其实，更扎实的“学问”并不在于占有多少思想材料，而是在于如何运用这些思想材料而实现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并使这种主观能动性转变为新的理论实在。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理论界的“学问”是一种“立论”与释论的能力，一种突破与发展已有理论的功夫，一种与文学实践、与社会进程息息相关的哲学创造性。对于一个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说，假如他缺乏对于急剧变化的创作实际的把握与理解，缺乏对于新的现实生活的洞察与认识，那他的“学问”只能认为是残缺不全的、书斋式的、没有生命活力的——

他是很难有所发现与有所创造的。当然，他可以依据他的文学知识与理论了解，而作出各式各样的理论推导，甚至可能构筑起各式各样的理论体系，但由于他与活跃的创作现实、与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处于一种相当隔膜的状态，这样也就决定了他的立论与释论达不到如鱼得水的自由境界，而且也不可能获得整个文学界、特别是创作界的反响与共鸣——那种玄思式的脱离了文学发展现实的理论，也许比较时新与深奥，但终久不易被人接受而成为过眼云烟。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这样一种现实，即这几年来，由于翻译家们的努力，从西方引进了许多新的理论模式与理论方法，作为理论的启发与思维的材料，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吸收与融合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种与中国当今的文学现实相脱离的苗头，一种从理论到理论的、仅仅满足于告白或纯粹逻辑推导的倾向，甚至给人一种缺乏批判眼光与怀疑意识的生吞活剥的感觉。我想，现今的文学理论界在吸收与融合西方文学理论及方法的时候，倘若能够更多地结合中国的文学现实而进行更为丰富多彩的理论综合与发挥，那么，理论的创造契机一定会更多地涌现，我们的理论领域也一定会变得更加宽阔与广远。大约也只有在这种状况下，那种既具备现代意识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才可能产生。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打破理论界所固守的那种对于“学问”的偏颇理解，一定要扔掉那种学究式的从理论到理论的陈腐做法——一个真正的文学理论家，如果不把对当前的文学现实的理解与把握当作一种学问，那将是一种巨大的学术失误。实际上，就当前的中国文学创作而言，无论是小说还是诗，如果真要具备一种真切的、宏阔而又细微的洞察与了解，那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它的流动性、宽泛性与复杂性都在说明：这是

一门活的学问。也正是这门学问的“活”，它才给一切形式的文学理论思维提供了综合、抽象与创造的无限可能性。遗憾的是，我们的不少文学理论工作者（包括一些负有盛名的学者），却很少、甚至根本不读当前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也不去注意文学批评界的动向与成果，他们只是局限于一个不能不认为是狭小的知识圈子里设计或推导自己的所谓文学理论体系，而所运用的思维材料依然是以前的那一堆东西……如此理论研究，当然是极难出新的，因为它失去了自身发展的活力。

由此可以推断，文学理论倘要有效地拓展与深化自己的领域，并使之充满生机与生命活力，除了在理论世界方面获得本身的新的补充与输入即更多地占有已经存在的思想材料之外，还要主动地接触与了解处在发展中的文学创作状况，主动地吸取与借助当代批评界的思考成果。这种理论的推进对于不断变化着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积极“介入”，不仅可以给理论思维提供新的材料，而且可以丰富自己的理论对象，更重要的是，“介入”本身意味着新的文学现象对于理论思维的刺激——这无疑可以活跃理论家的整个思维态势，并造成整个思维空间的开拓扩大。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理论与文学现实的结合，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尤其是这几年来，新的文学现实已经有意无意地给理论研究提出各种各样的新课题，而总结、归纳、综合、抽象新的文学现实，历来是一个时代的理论界的历史使命。

诚然，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文学的其他领域（如创作与批评）一样，也无法摆脱整个社会生活及社会思潮的影响与制约，而且照我看，理论研究应该以更自觉的思想姿态与社会进

程、与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保持一种密切的关系。我们不应该躲在书斋里进行从文学到文学的循环，而应该经由现实的把握与理解去充实与丰富自己。王蒙说：“生活是文学的最大参照系”，我想这句话同样也适合于理论研究。我们应当记住，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理论也不仅仅是理论——文学理论也是整个人类生活的一种曲折的哲学观照与精神光芒。

1987年3月